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行：许晓彤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read0451@163.com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读书专栏

定格北国雪景 映照凡人微光

读迟子建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

□于春林



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/迟子建/浙江文艺出版社/2026年1月

我拿到这本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，是在一个暖意融融的午后。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，封面上那行小字——“人这一生，谁不曾有过风雪弥漫的时刻”，瞬间将我带入漫天飞雪的世界。这本书是迟子建从三十年创作中精选出的“雪主题”短篇集。它没有刻意渲染雪的凛冽寒意，却借十场飘落于不同岁月里的雪，轻轻拂去我心底积压的琐事与纷扰。

我也出生在北方，对雪格外熟悉。伴着作者笔下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我仿佛徜徉在这片广袤的雪境之中。书中诸多篇章，以雪为底色映照人间悲欢，读来令人动容。《鹅毛大雪》中，姥姥离世那日，漫天雪花纷飞，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，只有雪花落在脸上的冰凉，却如一把钝刀，缓缓刺痛人心。“姥姥带着一个美丽的红棺材，在鹅毛大雪中去山里睡觉了。”温柔的文字，藏着绵长又深沉的思念。我的姥姥，同样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安然离世。亲人的离世与落雪相逢，成为岁月最温柔的抚慰。

在《清水洗尘》中，那一盆冒着热气的清水，洗去的不仅是一年的风尘，更是少年懵懂的尊严。全文没有激烈的争执，没有跌宕的冲突，却从氤氲升腾的水汽里，触摸到底层普通人对体面生活最朴素的向往、最本真的温情。

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中的鱼纹，将生死离别的悲痛，沉淀为自带光亮的诗意；《塔里亚风雪夜》里，身陷人生低谷的黑妹，被陌生路人一碗热姜汤治愈，重新找到前行的勇气；《炖马靴》中，雪原绝境中的抗联战士，于残酷境遇之中，死死守住生命的尊严与军人的风骨。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、真实可感，让人过目难忘。

通读全书，我对雪、对生活都有了全新的感悟：雪，是世间温柔的清洁剂。漫天落雪簌簌飘落，覆盖大地尘埃，也掩埋世俗纷扰。那些焦虑、烦恼、痛苦，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消解。待天地澄澈、万物留白，人才能真正静下心来，看清内心真正的渴求与坚守。

这份读书感悟，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从前，我总急于求成，逼迫自己追逐成就、活成他人羡慕的模样，终日奔波疲惫、身心俱疲。去年冬日落雪时分，我下班披着雪花往家跑，看见路边卖烤红薯的男人掀开炉盖，热气裹着甜香扑在脸上，我忽然就松了劲。我开始明白，人生不必步履匆匆。正如书中的大鲁、二鲁，守着一方田地，雪落拾柴、春暖播种，顺着自然节律安稳度日。他们未曾大富大贵，却活得从容踏实、心安自在。

这本书最动人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传奇，而是风雪人间里，平凡普通人彼此传递的细碎微光。胡达老人的狍皮靴、母亲反复擦拭的浴盆、雪夜绽放的礼花、陌生人点亮的灯火，这些温暖瞬间，串联起人间最动人的底色。迟子建以十个风雪故事告诉读者：平凡人从来都是彼此的暖。为路人递一杯热水、为加班的同事留一盏灯、为家人温一锅热汤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善意，足以消融寒冬的冷，焐热漫天风雪。

读懂了这些细碎温暖，才算真正读懂书名的深意。“朋友们来看雪吧”，从来不止是一场赏雪的邀约，更是迟子建对每一个在人生寒夜里奔波赶路之人的温柔期许。她告诉我们，不必畏惧风雪、焦虑迷茫。人生所有的失意、压力与困顿，都如漫天落雪，慢慢把人心里的尘垢洗涤干净，让人在沉淀中释然、前行。

带着满心释然，我轻轻合上这本留存着手心温度的书。书页间飘落的雪花，仿佛落在掌心，无刺骨寒凉，只剩脉脉暖意。人生在世，既要坦然接纳他人赠予的温柔，也要主动传递自己的善意。往后岁月，若再遭遇人生风雪、前路迷茫，别慌，对着远处大声喊：朋友们，来看雪吧。你看，这漫天纷飞的雪花里全都藏着我们没发现的温暖。

此刻，阳光正照在书中封面那扇雪乡木屋的暖窗上，我似乎明白了，风雪是人生的常态，温柔是人间的底色。每个人的一生，都难免遭遇风雪弥漫的时刻，而那些落雪的时光、彼此温暖的瞬间，终会成为生命里最温柔、最坚定的力量。

书香心语

书卷相伴度流年

□姜红伟

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、70年代长大的孩子，我十分喜欢阅读各类文学书籍。书籍滋养了我的精神，磨砺了我的性情，帮我树立起远大理想，留给我温暖幸福的记忆。多年以后想起那一串串的书名，想起那段难忘美好的读书时光，喜悦之情依旧难以言说。

1972年的夏天，我还是个到处调皮捣蛋的学龄前儿童。为了收一收我的顽性，父亲给我买回一本1966年出版的《欧阳海之歌》。那时我尚未上学，经过父亲教导，已经认识四五百个汉字，就这样我开始读《欧阳海之歌》。这是一部书写英雄的长篇纪实小说，封面是欧阳海舍身推开惊马保护火车的雕像，讲述解放军战士欧阳海的成长历程、生平事迹，以及他壮烈牺牲的故事。虽说识得一些汉字，书中仍有大量生僻字，常常在我埋头阅读时从字里行间跳出来，给我的阅读带来不小阻碍。可欧阳海的故事太过吸引人，我常常像跨栏一般，跳过陌生的字词、难懂的段落。就在这样磕磕绊绊、囫囵吞枣、连蒙带猜的状态下，我用一个月读完了这本书。从这本书里，我迷迷糊糊懂得了什么是文学，什么是作家，什么是作品；懵懵懂懂感受到文学的影响、作家的神奇、作品的魅力。我也由此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，接受了文学的洗礼。

随着年龄增长、识字增多，我的阅读兴趣也愈发浓厚。于是，我成为了一名“书迷”，到了一日不读便怅然若失的地步。正当我苦于无书可读、闷闷不乐时，父亲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图书馆开馆了。听闻喜讯，我满心欢喜，兴冲冲跑到图书馆借书，却因为年纪太小，不给办理借书证。望着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书籍，仿佛看见一堆堆刚出炉的面包，我满心渴望，一心想把这些好书借到手。别看那时年纪小，我脑子可机灵，决定用软磨硬泡的方式试一试。我成功了。就这样，《沸腾的群山》《海岛女民兵》《金光大道》《桐柏英雄》《雷锋的故事》《红雨》《战地红缨》《大刀记》《洪流滚滚》《万山红遍》《澜沧江畔》《鸡鸣山下》等书，都被我一一阅读。品读这些文学作品，让我练就了文学创作的童子功。

在我的少年阅读记忆里，有三本书是我百读不厌的心头至宝：《小英雄雨来》《闪闪的红星》和《高玉宝》。1974年9月，我升入一年级。望子成龙的父亲，特意在新华书店买下这三本书，当作入学礼物送给我，还分别在每本书的扉页写下殷切期许与谆谆叮嘱。在《小英雄雨来》扉页，他写道：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。在《闪闪的红星》扉页，他写道：学习潘冬子，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。在《高玉宝》扉页，他写道：听毛主席的话，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收到这三本书，我如获至宝、爱不释手，还给它们包上漂亮的书皮。我天天把书装在书包里，课间自习拿出来读，放学回家趴在被窝里读，每本都反复读了五遍以上，不少章节几乎烂熟于心。从书中，我学到少年英雄雨来、潘冬子爱党爱国的品格，宁死不屈的意志与机智对敌的智慧。《高玉宝》作者的经历也深深触动了我，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，作者仅有小学文化。小小的我也由此萌生一个念头：长大以后，我也要当一名作家，写出属于自己的书。这个理想如同种子，埋进少年的心底，一天天生根发芽。34年后，种子终于开花结果：2008年4月，我编著的第一部著作正式出版，我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，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漫漫数十载，书籍始终伴我左右。少年捧读旧书的画面虽早已远去，但书中的精神养分早已融入骨血。正是那一段段磕磕绊绊却无比热忱的阅读时光，指引我走上文学之路。往事随流年淡去，唯有书香，历久弥新。

以青春赴雪域 以赤诚守昆仑

读毕淑敏《昆仑约定》

□李秋禹



《昆仑约定》/毕淑敏/人民文学出版社/2025年3月

1987年，毕淑敏的中篇处女作《昆仑殇》刊发于《昆仑》杂志，以苍茫昆仑山为精神支点，铺展开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。近四十载岁月流转，这片雪域高原，以及发生在高原之上的热血故事，始终在她的笔下延续生长。“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”，在新作《昆仑约定》的序言与尾声中，这句诗意表述，不仅是精妙的文学修辞，更承载着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与精神契约。毕淑敏以近七十万字的篇幅，将昆仑山巅的凛冽风雪、一代人的滚烫青春与厚重生命底色，熔铸成一部叩击人心的传奇之作。

毕淑敏曾坦言自己的写作初心：“我提笔写作的初心，就是为了让身处和平康泰中的人们，记住漫长的国界线上，有无数为了保卫和平而英勇付出的将士们。”秉持这份初心，《昆仑约定》将叙事视角聚焦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岁月，以高原女卫生兵这一特殊群体为书写核心，带领读者直面真实的戍边岁月，既兼具文学语言的细腻厚度，又铺展出喀喇昆仑独有的历史背景。全书采用三线并行的复调叙事结构，以郭换金的成长历程为主线、景自连的戍边战斗为副线、老军医的岁月回望为回溯线，三条脉络交织推进，层层铺展高原戍边的峥嵘图景。

全书的核心，藏于“约定”二字。这份镌刻在雪域高原的约定，重若千钧、赤诚滚烫。无论是郭换金不畏苦寒、排除万难坚守高原的执着，景自连舍生取义、为国捐躯的壮烈，还是老军医楚直以身试险、守护战友的担当，都诠释着高原戍边战士扎根边疆、守护国土的使命承诺，彰显出无论环境何等恶劣，始终初心不改、誓死卫国的赤胆忠心。这份特殊的约定，承载着郭换金与景自连含蓄纯粹、坚定赤诚的高原情愫。二人在极致严酷的雪域环境中相知相惜，身负戍边重任、心怀家国大义，克制儿女情长，以责任相守、以信仰为伴，直至生命尽头。

小说主人公郭换金因父母蒙冤，始终刻意隐瞒身份，只求低调服从组织安排，却阴差阳错成为女兵班班长。戍边途中，她历经与副班长麦青青的摩擦纠葛、高强度拉练的极致磨砺，满心期盼着心上人景自连从橙卡哨所平安归来，最终却等来他舍己救人、壮烈牺牲的噩耗。一次次困境与别离，让懵懂青涩的少女褪去稚气、逐渐成长，蜕变为坚韧果敢的戍边军人。人物的成长轨迹，深刻诠释了“昆仑约定”的深层内涵，也让整部作品兼具浪漫主义的温情底色与现实主义的厚重理性。小说结尾，作者以细腻笔触写下二十年后重返高原的所见所感，既发出了守护雪域生态、敬畏自然的真挚呼吁，更传递出人类命运与共、守望共生的责任与担当。

评论家谢有顺曾在《文学的深意》中指出：“人也许不认识人，但灵魂认识灵魂”，点明了文学接通人性、联结生命的核心价值。《昆仑约定》正是对这一文学理念的深刻践行。毕淑敏以戍边战士的苦难为底色，以高洁纯粹的精神信仰为内核，在绝境雪域之中，丈量生命的高度、解读信仰的力量，深刻探讨了高原语境下，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我的多维复杂关系。

在语言表达与艺术创作上，毕淑敏巧妙实现了医学严谨性与文学性的完美融合。她将医学的精准客观与文学的柔软细腻相互碰撞、彼此交融，让抽象的高原病痛与极端环境有了可触可感的具象质感。描写高原肺水肿的病症时，她以“肺，被极度压缩，变成了一摞被水浸过又黏结的残破黄表纸”作比；用“钢鼓”形容面对烈风时人体剧烈跳动的心脏。这般比喻绝非刻意的修辞炫技，而是将肉眼不可见的高原病理、身体反应具象化，让隐秘的生命体验落地生根，让读者真切触摸到雪域绝境的残酷与真实。

书写人与人的温情羁绊时，文字自带温度，“他的手掌，烫得能把雪烫出洞”，质朴的语句藏着最真挚的暖意；人物独白“我要做一片在时间中疾飞的雪花，坚持鸟瞰人间，期望永不融化”，道尽戍边青年纯粹赤诚的初心与坚守。

何为“昆仑约定”？便是于极致苦寒之中，“给寒冷世界去递一根火柴”。在这片高原之上，崇高从不是雪山巍峨壮阔的表象，而是“一根火柴在氧气稀薄处仍坚持舞蹈”的倔强坚守，是绝境之中向死而生、迎难而上的生命力量。昆仑的严酷绝境，让一代代戍边青年直面生命本质、淬炼精神信仰，他们的抉择与坚守印证着：唯有直面苦难、迎难而上，方能冲破困境、抵达生命澄明之境。

苍茫昆仑，风雪无言，信仰有声。这片雪域高原之上，藏着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”的铿锵誓言，藏着山河为契、风雪为证的纯粹爱恋，更藏着一代代戍边人以青春赴使命、以生命护家国的赤诚担当。这群扎根雪域、坚守边疆的平凡英雄，如同雪域之上永不凋零的格桑花，在绝境中绽放芳华，以一生坚守，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昆仑之约。

打捞故乡记忆

读《黄泥河》

□张文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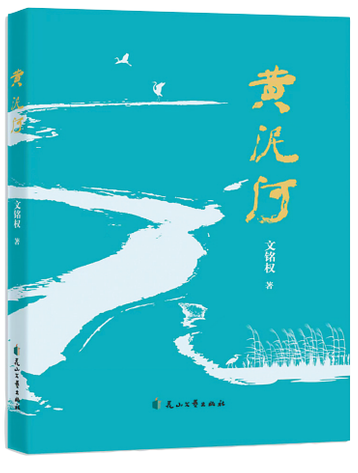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文铭权远离故乡多年，散文集《黄泥河》却篇篇饱含乡情。凌仕江在序言中说，这是一次“地理意义上的自觉还乡”。但“还乡”过程并不轻松，他笔下的每一个场景，都像是在为一个正在消逝的故乡留影。他本想修撰地方志，可乡土正加速消逝，写作不由自主地滑向了一部心灵志，也体现了全书的情感结构：留不住、忘不了、放不下。

作者把川中无名的河沟、竹林、晒场、铁匠铺一笔笔从遗忘里打捞上来，分明是在为故乡修志。可人对故土的依恋有个不便说破的前提：故土得在。山水一旦易貌、故人一旦凋零，这份深情便指向不明。他写得越细，那些东西从指缝间滑走得越快，笔触越深情，越像是在目送。到了《隐身的故乡》，笔锋陡然收束：“常有人感叹，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。换个角度，也可以说，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加速隐身。”《黄泥河》是在为一个留不住的故乡立传：外在的风物已不可凭依，唯有书写者的焦灼与深情，替故乡守着最后的轮廓。

作者写匠人与吃食最多，二者承载着共同的身体记忆。有些记忆不靠脑子记，靠的是舌头和鼻子。写匠人，他几乎只写手、腰、眼神与站姿。《墨刻的时光》里，何师傅两脚悬空坐在高板凳上，额上斜箍一根橡皮筋，吊着独眼放大镜，用婴儿般细小的手在小孩手腕上画一只表。写食物更见功夫：母亲揉石花籽、投石膏，这些工序全凭手感与时机，教不会，只能跟着做上十年。这类体验，人一旦离去便随之消散。他自称“岁月的搬运工”，把那些即将失传的手艺与味道一笔笔搬进文字。鲜活的体验，唯有依托文字，才能一代代接续传递。

散文集也写了故乡那些熟悉而陌生的神秘往事。黑龙潭石窟里夜渔的人看见人影悬垂水中与他对视；梁上瓦片无端簌簌落下一大片，老爷子捻着叶子烟说一句“该是哪位亲戚去世了”，果然分毫不差。这些故事靠一村人围坐讲述才立得住。可村子散了，年轻人外出了，故事就失去了讲述的场合。他专门讨来“另有真相”的理性解释，末了却选择把真相咽回肚里。他守护的不是某个真相，而是“故乡需要有秘密”本身。秘密在，敬畏就在，一村人的黏合剂就在。一部真正的地方志，不止记录风俗物产，还得记录那些无法言说、飘散不去的东西——恐惧、敬畏、挥之不去的缠绕，这些才是一个地方的脉搏。

留不住、忘不了、放不下，三者串成散文集的情感逻辑。留不住、忘不了的故乡体验迫使每个人重建故乡；可重建出来的已非原物，它飘荡在作者心头，一直放不下，令作者一次次重返，又一次次扑空。海德格尔说返乡是回到存在的源头，通往沉思。文铭权的返乡却满身泥点，只为通往记忆里的一碗汤。他给这条翻遍乡志都找不到名字的河沟取名“黄泥河”，点明其意义在于驻足与眺望。这部作品表面修的是地方志，深层写的是心灵志，承载一代人对“故乡之为故乡”的全部解释。



《黄泥河》/文铭权/花山文艺出版社/2026年5月